

古文辭類纂評註

第二冊

論辨類三

古文辭類纂評註卷三

桐城姚鼐纂集

歐陽永叔本論中

歐陽永叔名修宋廬陵人四歲而孤母晝荻教之世稱賢母修爲翰林學士旋拜參知政事晚號六一居士卒諡文忠有文忠全集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繇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繇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其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

方字含下
文修本意
以去疾之
端喻去異

釋迦王時
與孔子老
聃並出此
爲天地之
一大劫處

開上下兩
扇詳言得

失之由與
前兩相應

數個因字
順字勸誘
字即所謂
使自得之
也發明三
代之教甚
有步驟然
猶懼其云
云見防民
之周誘民
之篇所以
民不暇乎
其他而佛
無自入

即民不暇
乎其他之
意

此段申上
三代衰王
政缺則佛
始入中國

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乎禮樂之際。不在乎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繇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

治具不備
防民不周
有以倡
而驅之者
見佛法至
是始盛

此幾句正
是承上起
下着力處
即前所云
未知其方
者乃發下
修本之說

此句兜得
切

到此始露
禮樂爲勝

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
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併游惰之姦起而後所爲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
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
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
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
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
有一不惑者方艱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
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
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
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
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
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冠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
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
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

佛之本意即收入上
古文經
字如此
快

同道爲朋
二句一篇
之類

時方自君
子爲朋
公此論却
不與辨反
曰小人不
朋惟君子

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純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
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
之勢也

註釋

佛至乎中國

漢明帝永平八年遣使至天竺求佛法得其書及沙

弦

與絃

匏八音之一

竿三十六簧皆列

蒐狩

春獵爲蒐蒐者以其聚人衆也冬獵爲狩

鄉射之禮

鄉飲酒者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飲酒

而射謂

董生

名仲舒廣川人學

壯佼

壯形體碩大佼形容佼

歐陽永叔朋黨論

在諫院進

宋仁宗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並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爲

人創朋黨之說欲盡去善類修憂

之乃上此論以破邪說仁宗感悟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

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

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位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

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

其兄弟親戚不相能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

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

則有之此
等思素人
道不到且
微得甚好
以堯舜分
言專言治
紂與武王
合言之言
治亂相間

以漢唐分
言專言亂

漢唐去君
子之朋

通前翻播
力爲洗發

莫如二字
五用文法
錯落

繳前舜與
武二段尤
力

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
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
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
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
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
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
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
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
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
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
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
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
之然而後世不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
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

總收繳是
歸根之論

古文辭類纂評註

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註釋

共工驩兜等四人

共工驩兜三苗

八元

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八愷

蒼舒隕數禱戴大臨危降

庭堅仲

退四凶小人之朋

書舜典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

進元凱君子之朋

舜舉八凱使主

后土揆百事舉

皐

皐陶

稷

稷爲后稷教稼穡契爲司徒敷五教

二十二

人

四岳九官十二牧共三十二人

臣億萬四句

見書

漢獻帝

名協靈

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

漢之黨人有三君八

俊八顏八及八厨之稱及陳蕃竇武爲曹節所殺宦者復殺李膺等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均指爲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

按此爲靈帝建寧二年事文中作獻帝誤黃巾賊

巾賊

鉅鹿張角以妖術教授遣弟子遊四方十餘年間聚衆數十萬皆著黃巾爲識

按此爲靈帝中平元年事

盡解黨人而釋之

中平元年帝因黃巾賊起召羣

臣會議皇甫嵩呂彊均以爲宜解黨禁帝懼而從之

漸起朋黨之論

文宗時李德裕牛僧孺各有朋黨互相擠援時謂之牛李黨

昭宗

初名敏更名晔懿宗第七子在

位十六年爲

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

昭宣帝天佑二年朱全忠聚衆獨孤損壽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時李振以屢舉進士

不第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從之

按此事在昭帝被弑昭宣即位後

歐陽永叔爲君難論上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

難字認定
在用人上
提出用人
之術即就

任專信篤
上翻出一
層以窮極
其弊
復諫違衆
不審是非
是任信之
過
作一曲筆
有微倖成
功者而後
世任信之
過愈甚及
於禍敗者
愈多
引證古事
作兩大扇

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於及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辨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誚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詢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北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

爲上兩事
畧加論斷
作一結束

設難以引
起正意
全首均言
任信之過
篇末揭出
正義非任
信之咎乃
違反衆意

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日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

之大不可

國怨乎

註釋

秦苻堅

堅本姓蒲

有衆九十六萬

堅會羣臣議曰今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露王化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欲自將討之何如

蔑

視東晉

石越諫苻堅伐晉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

王猛

字景略寢疾堅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

苻融

封陽平公嘗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覺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

太子宏

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耳

誅

誅諫曰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充而陛下伐之臣竊惑焉

沙門道安

道安謂堅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

慕容垂

垂爲冠軍將軍言於堅曰陛下威揚海內而最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

壽春

今安徽壽縣

晉以數千人擊之

晉謝石謝

玄謝琰桓伊胡彬等督衆八萬拒之文中稱數千人誤

洛陽

今河南洛陽縣

後唐清泰帝

即廢帝名從珂明宗養子清泰其年號

晉祖

即石敬瑭

太原

在山西時稱晉陽

契丹

即遼通古斯族之一

鄆州

今山東鄆城縣

宣麻

朝廷綸命曰麻宣布也

李崧

深州饒陽人小字大醜仕至端明殿學士

歐陽永叔爲君難論下

歐公之論平直詳切陳悟君上此體爲宜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辭縱橫而可

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

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

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

爲君難於聽言尤難於知人故曰在聽者之明暗賢愚之

引趙氏以證聽言之難

承接變化

關鎖精神

關鎖精神

秦趙非徒失於聽言亦失於用人

古文辭類纂評註

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嘆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阡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

獨申趙括
事以爲人
主喜新進
者鑒亦是
一法

一篇文字
收結有方
而句法亦
爽快
有感慨

歷湖唐以
前之治亂
成康歿後
直至太宗
方爲極盛
漢之文帝

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起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註釋

長平

今山西高平縣

荆

楚之舊稱也。以州爲荆。以國爲楚。秦滅楚。避莊襄王諱。改爲荆。

頻陽

今陝西富平縣

曾子固唐論

子固名鞏。宋南豐人。學者稱南豐先生。後爲史館修撰。擢中書舍人。唐凡二十一主。共二百八十九年。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

有志而天下之材不足加一筆寫以相形太宗之盛入本位叙太宗之盛其有志與漢文同而足時之材其政以助其於漢文之效故其收之極至正勢作翻騰之

一振即轉前段揚之至此段抑之甚擬之固漢文則先勝擬之先

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法莫盡於太宗之爲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至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陳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尙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

王則尙遠
持論極有
分寸
縱論古來
之治爲生
逢其盛者
致羨爲不
遇其盛者
致慨文章
遺憾兩無

再推開一
層着論士
之懷材不
遇於時者
寄慨遙深
餘喟不盡

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
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
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
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
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
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
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
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
於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
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註釋〕

文帝

名恒。高
帝中子。

太宗

名世民。高
祖次子。

以租庸任民

唐立租庸調法。以丁爲本。有田則
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

以府

衛任兵

府兵之制。始於周。備於唐。太宗分天下爲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
皆以隸諸衛。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兵千人。下府八百人。有事用以爭戰。事畢歸農。

以職

事任官

太宗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貞觀六年。大
省文武官內官定員僅六百四十二人。

以材能任職

銓選之法。視其人之能否。有
出身三十餘年。不得祿者。刑

錯

錯置

八元八愷

見歐陽永
叔朋黨論

太公

姓姜。名尚。其
先祖封於呂。

蘇明允易論

明允名洵，號老泉，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後除校書郎，名動京師。

海峯先生云：出入起伏縱橫如志甚雄而暢。

首段禮易雙提一曰不可廢一曰不敢廢。曰主自見。賓如神。如下語均從天語生出。不敢生禮。二段申禮爲之明言。民肯棄逸而就勞。因禮之故。民肯從禮。因勞生而能逸。死之故。是客位。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

爲之幽言
易道高深
所以聖道
能尊而不
廢是主位

四段禮易
雙申由信
而尊側重
易一變言
聖人本天
人相參之
道而作易
奇偶卜筮
以神天下
之耳目因
神而施教
即以機權
濟其道也

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祕怪而誇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

應起句道字

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註釋

觀天地之象以爲文

易繫辭傳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

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通陰陽之變以爲卦

易說卦傳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考鬼神之情以爲辭

易繫辭傳辯吉凶者存乎辭

灼荆而鑽之

灼炙也荆荆杞鑽刺也下以荆造灼以鑽龜見史記龜策傳

方功義弓

周禮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一六句

掛猶懸也揲音舌數之也奇零也扚音勒勒也古以蓍草之莖爲占筮之用其法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兩手策神者也于右手之中取一策懸于左手小指之間於是先置右手之策於

一處而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於一處而數右手之策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于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歸之于第三第二指之間而

之劫

蘇明允樂論

茅順甫云論樂之旨非是而文特嫻娜百折無限煙波又云蘇氏父子於

經術甚疎故論六經處大都渺茫不根特其行文縱橫往往空中布景絕

處逢生令人有凌雲御風之態 海峯先生云後半風馳雨驟極揮斥之

致而機勢圓轉如轆轤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

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

如此三疊時論家利器